

“静观风来——黄惇书法篆刻作品展”自序



静观风来——黄惇书法篆刻作品展

展览时间:2014年9月10日—9月17日(9:00-17:00,周一闭馆)

展览地址: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333号江苏省美术馆
主办:中国书法家协会、江苏省委宣传部、江苏省文化厅、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南京艺术学院
协办:江苏省美术馆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、江苏省书法家协会、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

黄惇号风斋、风来堂。1947年3月生于江苏太仓，祖籍扬州。南京艺术学院教授，艺术学、美学学博士生导师。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副院长、艺术学研究所所长、《艺术学研究》年刊主编。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江苏省政协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届委员。

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(艺术学)评议组成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西冷印社理事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沧浪书社社员、江苏省美术馆艺术鉴定顾问;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西南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央戏剧学院、河北大学、河南大学、苏州大学、山东艺术学院等兼职教授;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、中国篆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。

黄惇注重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并重，书法篆刻作品1983年获《全国篆刻征稿评比》一等奖，1993年获“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”全国奖，1999年获韩国“99”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”大奖，2012年获第四届“中国书法兰亭奖·艺术奖”。主要研究中国书法艺术史论、中国篆刻艺术史论，著有《董其昌书法论注》《中国古代印论史》《中国书法史——元明卷》《从杭州到大都——赵孟頫书法评传》《篆刻教程》《清理与超越——书法课堂讲录》《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》《中国印论类编》等。主编《中国历代印风》系列丛书二十一卷、《中国书法全集·董其昌卷》《中国书法全集·赵孟頫卷》《中国书法全集·金农郑燮卷》《书法篆刻》《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》等。曾多次担任全国书法篆刻展、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、全国书学讨论会评审委员。

予自幼学书，至今六十余年矣。初习楷，临柳、欧。稍长，随时风学篆隶北碑，略存形模。及读米襄阳《海岳名言》，谓“石刻不可学”，“颜柳挑踢乃丑怪恶札之祖”，始知前学徒费岁月。又读董思翁《书品》，其皆论晋以来笔法流变，深入三昧。往日疑滞，一时顿释。因悟清人得之金石，失之写意；得之篆隶，失之行草；得之拙重，失之风流。若以用笔论，凡包安吴、康南海皆碑眼看帖，离古人远甚。

时出版渐精良，得博观古代名迹印本，窥其笔法，清理脉络。因以老米为门径，上追右军、大令，旁涉东坡、觉斯，心摹手追，在离合之间，书风遂大变。自谓革面洗心，比之神语，如哪吒拆骨还父，拆肉还母，粉碎始露真身。戊辰初夏，予刻“王谢堂前”一印，转刘梦得意而用之，印则跋云“书不入晋，便为野俗”，志入山阴之道耳。时年四十有一，为予书之转折也。是时，尊

碑贬帖之风仍炽，予趁时代之变，撰述讲习，挽狂澜，张帖学，为休明鼓吹，冀帖学复兴，超越清代。忽忽近三十载，今天下帖学大盛，甚慰予怀。

吾师陈大羽先生尝教以“寂寞之道”，又嘱“为学不作媚时语，闻道方悟勤为师”。予恪守至今。夫扬子曰：“书为心画。”画者写也，写其心，写其神。故以心神相寄于书，得好书常有不让古人之思，神与古会，不亦快哉！

风骚者，诗也；风神者，情性也；风华者，才貌也；风骨者，笔力也，皆书中所寓深意，故当静观。忆昔时家中每有好风，长辈辄云：风先生来矣。风先生姓吉讳亮工，祖父之师，祖母之养父，晚清扬州大名士，诗文书画，皆卓尔不群，人谓八怪之后唯此一人。予自号风斋，颜斗室曰风来堂，今复以“风来”冠予书印展，皆志不忘也。

甲午立秋于风来堂 黄惇



《陈继儒若栖幽事句摘》隶书扇面

写在“静观风来——黄惇书法篆刻作品展”之前

孙晓云

我二十多岁就与黄惇先生熟识。正值“文革”结束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当时我还在部队当兵，部队大院的大门口就正对着黄先生家的阳台。三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引他为己知老友，引他为己骄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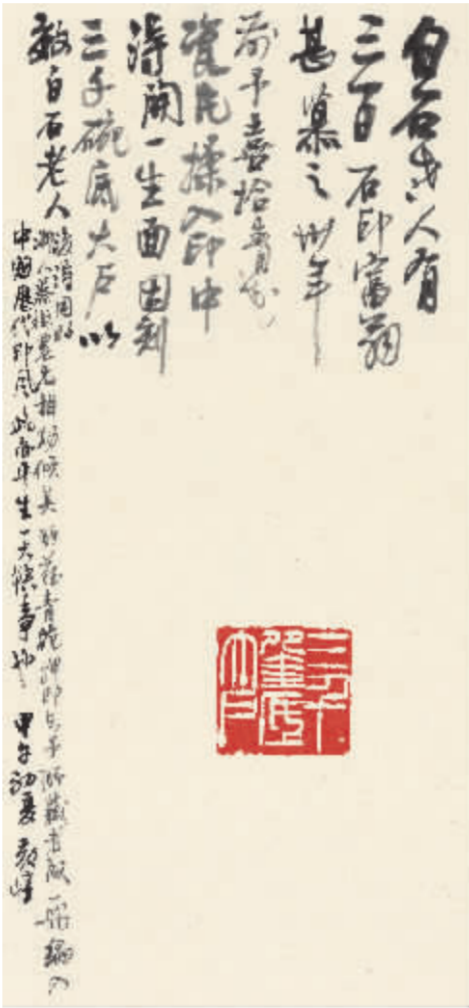
黄惇先生是“文革”后南艺招收的第一批书法研究生，是开拓中国书法研究新篇章的重要代表人物。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、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全国各大书法展事与学术活动的评委，在当今书法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是学界的翘楚。去年，黄惇先生获得了中国书法最高奖“兰亭奖·艺术奖”。

回眸这三十年，大家都忙，同在一个城市，在不同的单位工作，让我感动的是，每当见面谈到有关书法、学术的话题，他都会两眼放光，滔滔不绝。他笔下的书法，清雅中不失锐利，流畅间犹存温润。一笔一画，尽展书卷气；一张一弛，彰显古风情。他的为人刚正不阿，直率坦诚，喜怒哀乐言行与表，常常让人感觉到他单独独特的“个性”，而这种“个性”，正是今天罕见却珍贵的文人本色。数十年来，他一直保

持着这样的风骨与锋芒，是非常难得的，令人由衷地敬重。有时设想，如果黄惇先生换上长袍，一定很有古风。

从弱冠之年开始，黄惇就执教鞭，从小学、文化馆教到大学。从教五十年，他栽桃李，勤于灌溉修剪，如今已大获丰收。不仅门生遍及天下，有些学生成果卓然，在学术界、艺术界频频得大奖。学生成功的背后，是黄惇的用心与汗水，是他书法艺术的魅力，是他的言传与身教。他的勤于修勉的文人品质，他的真诚与执着，他的尖锐中透出的艺术家与学者的独立精神，感染了他的学生，也感染了身边许多人，包括我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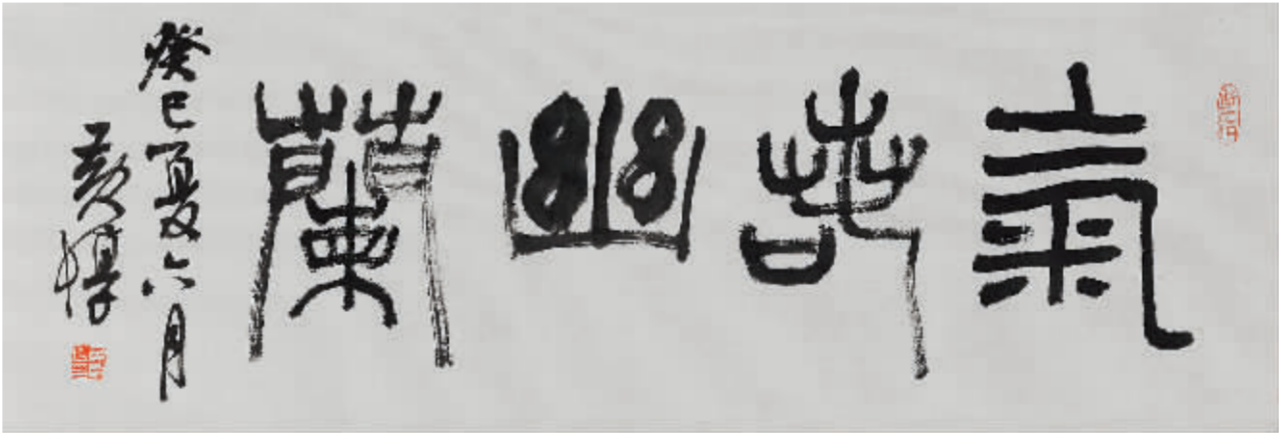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江苏省美术馆，要迎来黄惇先生在人生中第一次个人书法篆刻展览，我作为馆长，觉得特别有意义。通过这近百件作品的展示，我们可以全方位了解他的艺术面貌、学术历程和创作风格，综合他的厚度，追索他的足迹，领略他的实力。相信展览的举办将引起很大的反响，观众们在观摩、学习的过程中也必将获得艺术的享受，获得启迪，得到激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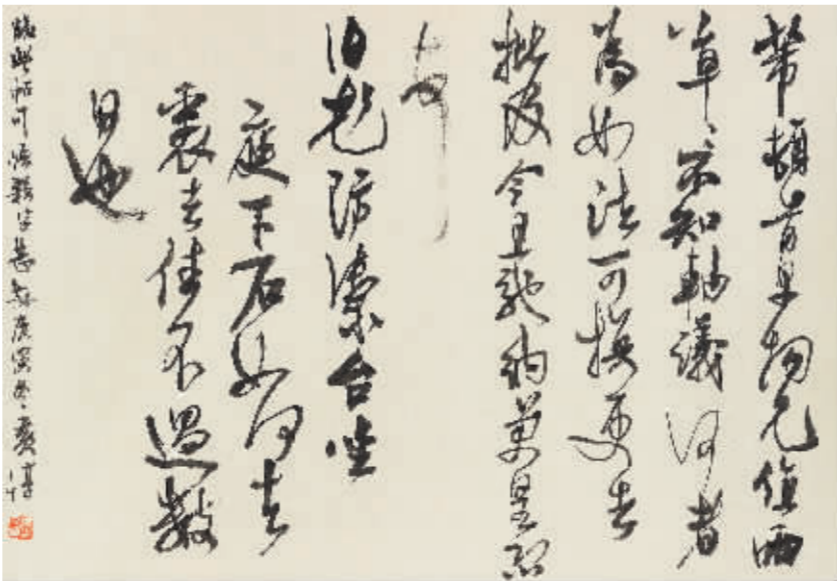
《王暉快说续记句》行草条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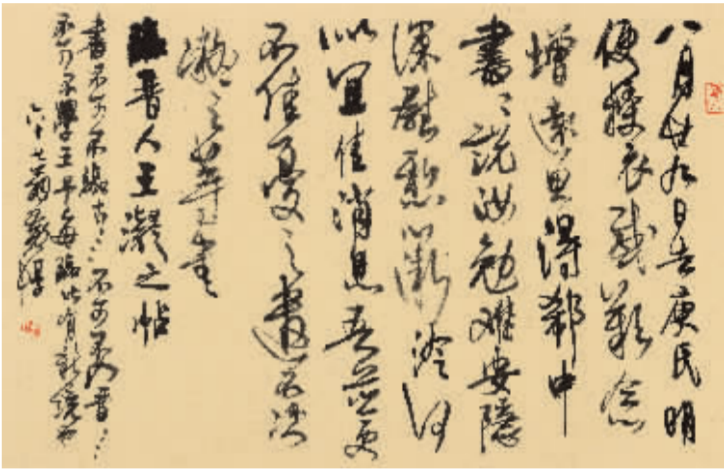
篆书对联



《气若幽兰》篆书横幅



《临米帖》横幅



《临古一则》横幅

静观得自在 风来翰墨香——写在黄惇先生的书法篆刻个展之前

金丹

“静观风来——黄惇书法篆刻作品展”即将开幕。当得知黄惇先生要办个展时，我是十分惊讶和欣喜的。惊讶的是，先生历来低调，只管写自己的字、刻自己的印，从不愿意赶时髦，甚至很不喜欢展览会观者如潮的热闹场面，怎么就忽然办起展览来了。欣喜的是，这是先生在国内的第一次个展，是弟子及同道中人期盼已久的，原来要不是众人的怂恿和催促，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。这样一位在当代颇具影响力的书法篆刻大家，在年近七旬时才办个展，我想这才是真正能坐得住冷板凳的人吧，这也是他低调大羽老师“走寂寞之道”最好的注脚。

黄惇先生是理论和创作并重的大家，在书法史论、篆刻史论、艺术学领域的研究上均成果卓著，且书法、篆刻创作成就非凡，如此成就突出而又全面的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先生在繁重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之余，丝毫没有放松过创作，他将两者看得一样重，且经年累月，书印作品积累甚多。先生的一张书桌，时而写作，时而挥毫，时而奏刀，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总是在这样交替进行着，在忙碌与闲适之间转换。他的学术研究成就和创作成就一样，在当代引人注目，成就斐然。

先生的创作是具有超前意识的，总是领先一步，“超越清人”是他明确的书法理念，他认为当代书法创作要形成我们这个时代应具有的风格，首先要突破清人思想的笼罩，而不是延续清代碑学所带来的弊端，我们正好处在十字路口，要对碑派之外的中国书法的优秀传统加以恢复和重建。上世纪80年代，当人们热衷于碑派书风之时，他就开始研究帖学经典，一幅手札式作品参展，使得全国形成“手札风”，引领了书坛潮流。先生的书法篆刻创作一直在不断地进步中，且渐入佳境，近日有幸获观先生新作，比之往日旧作又具新意。现今的展厅面对美术馆偌大的墙面，将如何进行他的书法创作并保持他的那份优雅而不张扬，这应该是一个两难的局面，令人惊喜的是，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新作，其中一幅高1.5米、长20米的作品《风斋诗稿》，他形象地称之为大卷，便是从古人手卷发展而来，内容为自作诗，字体不一，纸张颜色搭配古典雅，既具现代展厅意识，又不失传统的魅

力。手卷是放在手中把玩的，而这样的杂书大卷则非常适合在展厅内展示，这与他当初用手札样式将元曲、宋词的长短句创作出来是同样的，都是善于从古代作品中找到创作的源泉，而又不丢失帖学传统，是传承，又是发展，黄惇先生的这种创作方法，是不是能给我们当代的书法创作一些启示呢？

先生书法、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兼善，个性风格鲜明，一望便知为黄家书。先生篆书，取法秦汉，以汉金文得力尤多，偶参缶庐，故能于质朴中见灵动；隶书从汉碑中出，延用其篆书笔法，又得汉碑质朴之境，与篆书同调，风格已趋统一。楷书不喜颜、柳之挑踢，而慕晋人楷书，无论其大楷、中楷和小楷，均蕴藉萧散，一任自然，而无楷楷束搏。行草书远溯二王，近追米南官、王觉斯，多在帖学经典中浸染，而远离碑学之风。近年的行草书创作，又在萧散灵动之外，多了几分静谧安详。

先生篆刻，从青花瓷中发现价值，化俗为雅，印风在深入赵之谦、黄士陵、吴昌硕、齐白石的基础上为之一变，形成鲜明的艺术语言，在当代印坛独树一帜。他善于将青花中的笔意融在印中，同时又不失刀味。他在“子夜刻印三更书”一印款云中：“无一刀是刀，无一笔是笔，要则浑融无迹，有处即是无处，有无之间是也。”

“风来堂”为先生斋号，本为清末扬州怪杰风先生所题，为其祖父所得，事载《芜城怀旧录》，先生沿用至今。一日我与先生在书斋中闲聊，一阵清风拂过，先生笑呼“风先生来了”。予曾撰有《听风笔记》，载先生论书妙语甚夥。先生在印款写道：“风来八面，八面风来，来风八面，八面来风”，其风趣如此。

先生崇尚董香光，但并不取法董字，而董氏所提倡的“淡”却深深影响着他的书法创作观，先生近年书法渐趋古典，且越来越显示出内敛不厉的境界，从容、淡定、优雅，书卷之气溢于字里行间。而此时的他，心境也越来越安静，实际上，他既希望将自己的作品与同道中人共赏，又不希望展览会带来的闹腾场景搅乱了他宁静的心绪，也许这就是先生迟迟不办展览的原因吧。但事实上这是不可两全的，这是一个展览的时代，各种展览接踵而至，先后登场。而黄惇先生厚积薄发，年近七旬首办个展，无意中成为一个亮点，定能成为一段艺林佳话。